

数字素养对养老规划的影响路径和对策研究

胡一涵

贵州大学经济学院, 贵州 贵阳

收稿日期: 2026年6月12日; 录用日期: 2026年7月20日; 发布日期: 2026年10月21日

摘要

本文从影响机制、现实困境、实践策略三个层面分析了数字素养对家庭养老规划的影响。研究发现: 数字素养通过改善信息获取、增强风险判断、促进信任建立、优化资产配置等路径, 对家庭养老规划参与产生积极影响; 然而在现实中, 认知偏差、技能不足、信任缺失、制度不完善等困境相互交织, 阻碍了这一正向作用的发挥; 为此, 本文提出从数字素养教育、产品平台适老化设计、信任机制建设、政策激励引导、多方协同推进等多个维度系统施策的建议, 以期提升家庭养老规划能力提供参考。

关键词

数字素养, 养老规划, 养老金融, 数字鸿沟, 适老化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e Path and Countermeasures of Digital Literacy on Pension Planning

Yihan Hu

School of Economics, Guizhou University, Guiyang Guizhou

Received: June 12, 2026; accepted: July 20, 2026; published: October 21, 2026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mpact of digital literacy on family pension planning from three aspects: influence mechanism, practical dilemma and practical strategy. It is found that digital literacy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participation of family pension planning by improving information acquisition, enhancing risk judgment, promoting trust establishment and optimizing asset allocation.

文章引用: 胡一涵. 数字素养对养老规划的影响路径和对策研究[J]. 老龄化研究, 2026, 13(10): 137-144.
DOI: 10.12677/ar.2026.1310736

However, in reality, cognitive bias, lack of skills, lack of trust, imperfect system and other difficulties are intertwined, which hinders the play of this positive role; therefore,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on the systematic implementation of digital literacy education, product platform aging design, trust mechanism construction, policy incentive guidance, multi-party collaborative promotion and other dimensions,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improving the ability of family pension planning.

Keywords

Digital Literacy, Pension Planning, Pension Finance, Digital Divide, Aging Suitable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随着数字技术的浪潮席卷全球，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正经历着深刻的数字化转型。从移动支付到线上理财，数字金融服务已深度融入居民的日常生活。与此同时，中国社会正加速步入深度老龄化阶段，如何有效应对亿万家庭的养老保障需求，已成为一项紧迫而重大的社会课题。在这一双重背景下，与养老规划相关的金融产品与服务也越来越多地依赖数字平台进行推广、销售和管理，从个人养老金账户的线上开立，到各类商业养老保险、养老理财产品的在线咨询与购买，一个崭新的数字时代正悄然改变着人们规划养老的方式。然而，技术的普及并不等同于平等的数字机遇。居民的“数字素养”——即利用数字工具获取、理解、评估和创造信息，并借此解决实际问题的综合能力，正日益成为决定其能否有效参与并受益于数字化养老金融服务的关键变量。

数字素养不仅关乎能否熟练操作智能手机或电脑，更深层次地，它影响着个体的信息甄别能力、风险防范意识以及对新兴金融模式的接纳程度。学者罗强强等从物理接入、信息搜索、沟通协作、数据安全、内容创造 5 个维度对老年人数字素养进行划分[1]。陈明明和陈雨以数字技能、数字能力与数字态度来解构中国化数字素养的基本内涵[2]。参照以往研究对数字素养的定义，本文将数字素养具体划分为三个维度：一是基础操作技能，包括设备使用、软件操作、账户交易等技能；二是信息处理能力，比如信息检索努力、甄别理解能力等；三是风险与价值判断能力，包括风险识别、权益认知、理性决策等能力，后文的讨论将围绕这三个维度展开。

对于养老规划，学者钱锐将其定义为人们为满足个人退休生活需求，在退休之前统筹安排个人收入、合理地配置家庭资产，从而保障退休生活的财务安排，目标是实现老有所养的生活状态，养老规划的本质是一项金融决策[3]。本文参考以往文献将养老规划聚焦于家庭在三个可观测维度上的具体金融行为：一是养老储蓄规模，即家庭为养老目的而持有的存款、养老金账户余额等；二是养老金融产品配置，即是否购买商业养老保险、养老理财、养老目标基金等产品及其占金融资产的比例；三是资产配置分散度，即不同风险等级养老金融产品的组合多样性。

对于家庭养老这一涉及长期规划、资金安全和未来福祉的重大决策领域，数字素养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家庭能否穿透复杂金融产品的信息迷雾，做出审慎而理性的选择。学术研究也日益关注到这一议题，诸多文献探讨了数字普惠金融、数字技术、数字素养对家庭养老资产配置的作用机制。邹新月等人的研究表明，数字素养显著提高了中老年养老保险购买意愿，这一效应通过提升认知能力和数字技能两条路

径实现[4]。周才云和黄木菲认为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提高金融素养以及消费水平来推动家庭多元化配置养老资产[5]。朱文佩和林义的研究发现,老年数字鸿沟的存在会显著抑制家庭养老金融资产配置,具体表现为持有的养老金融资产规模减小、持有风险性养老金融资产的概率下降、持有的养老金融资产分散度降低[6]。这一问题如果得不到有效解决,不仅会影响个体家庭的养老财富积累,更可能加剧老年群体内部的贫富分化,与共同富裕的目标背道而驰[7]。

基于上述背景,本文试图探究以下几个问题:数字素养究竟通过哪些具体路径影响着家庭在养老规划中的金融决策与行为?在当前实践中,这种影响机制面临着哪些现实的障碍与困境?我们又该如何通过系统性的策略设计,有效提升居民的数字素养,进而打破壁垒,促进家庭更广泛、更深入地运用金融工具做好养老规划?回答这些问题,既需要从金融学角度解析数字素养影响资产配置决策的微观机制,也需要从社会学角度审视数字技术在养老金融领域应用中所暴露的结构性不平等与制度性排斥。数字素养与养老规划的关系,本质上关涉数字时代的社会权利与代际公平问题。围绕这些问题,本文将从逻辑理路、现实困境、实践策略三个层面展开分析,希望为完善养老金融体系和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提供一些参考。

2. 数字素养与家庭养老规划的影响机制

数字素养是一个涵盖了技术使用、信息处理、认知判断乃至价值观念的复合能力体系。这种综合能力通过多条路径,深刻地影响着家庭养老规划的全过程及其中的金融决策行为。理解这些逻辑关系,有助于我们更清晰地把握问题的本质,也为后续提出针对性策略奠定基础。基于上述概念界定,下文将从信息获取、风险判断、信任建立和资产配置四个维度,逐一阐释数字素养对家庭养老规划行为的影响机制。

2.1. 数字素养能够提升居民获取养老金融信息的效率和质量

在传统的服务模式下,居民了解养老金融产品的渠道相对有限,主要依赖银行网点工作人员的介绍、亲戚朋友的口口相传,或者电视广播中的广告宣传。这些渠道信息不对称问题较为突出,信息获取成本高、信息更新滞后、信息内容往往带有较强的推销色彩。而数字技术的普及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这一局面。具备较高数字素养的居民,可以通过手机银行、理财 APP、财经类网站、社交媒体等多种渠道随时随地获取各类金融产品的信息,能够主动搜索和筛选信息,而不是被动接受推送。这种信息获取方式的转变,能让居民更早地了解养老金融产品,更全面地比较不同产品的收益和风险,从而做出更符合自身养老规划需求的选择。相关研究也表明,数字素养通过提升认知能力和数字技能,显著增强中老年养老保险购买意愿,尤其对中年人群、高文化水平、城镇居住及高收入家庭效果更明显[5]。

2.2. 数字素养会影响居民对金融风险的识别和判断能力

养老规划产品不同于一般消费品,它涉及长期的资金投入和跨期的收益回报,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和复杂性,是家庭养老规划中的核心工具,其要义在于“安全”与“长期”,因此风险管理至关重要。在数字环境中,这种复杂性又叠加了新的风险维度。例如,线上平台展示的信息是否真实可靠?产品的收益承诺是否合理可期?平台本身是否具备合法资质?用户的个人信息和资金是否安全?这些问题的判断,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用户的数字素养水平。具备较高数字素养的居民,往往能够辨别正规金融机构和非法集资平台的区别,能够识别夸大宣传和虚假承诺的套路,能够在阅读产品说明时抓住关键条款而不会被花哨的营销话术所迷惑。相反,数字素养较低居民,尤其是老年群体很容易成为金融诈骗的目标。朱文佩和林义的研究指出,老年数字鸿沟的存在会显著增加家庭风险厌恶程度,而这种风险厌恶往往源

于信息壁垒导致的不确定感和不安全感[6]，而金融素养的提升则能显著优化配置效率[8]。

2.3. 数字素养能提高居民对于数字平台的信任

数字金融服务的本质是将传统的“面对面”交易转化为“屏对屏”交易，这一转变在提高效率的同时，也对信任关系提出了新的挑战。在实体网点办理业务时，用户可以通过与工作人员的交流获得安全感和确认感；但在线上场景中，用户面对的是冷冰冰的操作界面，缺乏即时的、人性化的反馈。这种情况下，用户是否愿意尝试和使用数字养老金融产品来落实其养老规划，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对数字平台的信任程度。而信任的建立，又与用户的数字使用经验和数字素养水平密切相关。有研究发现，数字素养可以通过提升认知能力来增强中老年对社会的信任感知，这种信任会进一步转化为养老保险购买意愿[1]。换言之，数字素养高的群体，由于对数字技术、网络安全协议、监管机制有更深入的了解，他们往往更能理解线上交易的内在逻辑与安全保障措施，因而更容易建立起对正规数字金融平台的信任。这种信任感的建立，能够显著降低他们尝试线上开户、线上签约、线上支付等操作的心理门槛，使其更愿意将养老储蓄这类重要资产托付给数字平台进行管理。这种信任的建立，是推动家庭从“了解”数字养老金融向“实际参与”自身养老规划跨越的关键一步。

2.4. 数字素养会影响家庭养老资产配置的合理性和多样性

从资产配置的角度看，合理的养老规划组合应该是在安全性、收益性和流动性之间取得平衡，既不能过于保守导致资产缩水，也不能过于激进使本金面临较大风险。然而，现实中很多家庭的养老资产配置存在明显的失衡：要么过度集中于银行存款和现金，几乎不配置任何风险性资产；要么盲目跟风投资，购买了与自身风险承受能力不匹配的产品。这两种极端情况都与数字素养不足有关。前者的逻辑是“不了解所以不敢碰”，后者的逻辑是“听别人说赚钱就跟着买”。具备较高数字素养的家庭，更有可能通过多渠道获取信息、进行理性比较、参考专业意见，从而做出更加均衡和合理的配置决策。有研究显示，老年数字鸿沟的存在会显著降低家庭持有养老金融资产的分散度，即资产组合的多样性不足[6]。也有研究从金融功能观的角度指出，养老金融产品的创新和优化，需要以数据要素的深度开发和应用为基础，而这恰恰需要用户具备相应的数字素养来理解和接受这些创新产品[9]。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梳理出一条清晰的逻辑链条：数字素养的提升，首先改善了居民的信息获取能力，打破了信息壁垒，使他们能够更早、更全、更准地了解养老金融产品信息；在此基础上，居民的金融判断能力和风险识别能力得到增强，能够更好地评估不同金融产品的适用性和安全性；随着使用经验的积累和信任感的建立，居民更愿意尝试和参与数字养老金融服务，这种参与行为又会进一步强化他们的金融认知和操作能力，形成正向循环；最终，这些变化会体现在家庭养老资产配置的规模增加、结构优化和风险分散度提升上，从而增进了家庭的养老福祉。而这个正向循环的建立并非自然而然就能实现，现实中存在着诸多障碍和困境。

3. 当前数字素养在养老规划应用中的现实困境

尽管从逻辑上看，数字素养对家庭养老规划参与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但在现实中，这一作用的发挥面临着多重困境。这些困境并不仅是技术问题，而是交织着认知、技能、信任与制度环境的复杂难题，共同构成了阻碍数字化养老金融服务普及的障碍。社会排斥理论认为，某些群体被系统性地排斥在社会主流资源和服务之外，并非源于其个体能力的天然缺陷，而是社会制度设计、市场逻辑和技术架构共同作用的结果。由此，当前数字素养在养老规划应用中的困境，不应仅仅归咎于老年群体的“不适应”或“不学习”，更应看到其背后的结构性成因，即市场导向的数字技术开发优先服务于具备消费能力和技术适应力的年轻群体，老年人作为“非目标用户”被技术设计逻辑结构性边缘化[10]。

3.1. 认知层面：对数字化养老金融服务的陌生与误解

从认知层面来看，对于相当一部分中老年群体而言，通过数字渠道获取养老金融服务是一个充满未知与不确定性的陌生领域。他们对线上理财平台的安全性、产品收益的稳定性普遍持怀疑态度，甚至存在将数字金融与网络诈骗、高风险投机等同起来的误解与恐惧心理。这种认知偏差的形成有其客观原因，一是对数字技术运作机制的不了解，二是社会上频发的网络金融犯罪案例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养老金融产品本身涉及复杂的金融概念，如复利计算、风险对冲、年金化领取等，理解这些概念需要一定的金融知识储备。当这些复杂概念又通过数字界面呈现时，对于老年人来说理解难度进一步增加。此外，由于对数字平台安全性的不了解，不少人产生了“凡是网上的都不安全”的简单化判断。这种认知上的偏差，直接抑制了他们利用数字工具进行养老规划的意愿。许多学术调查数据也反映了这一现象，老年人在设备接入方面普及率较高，但在互联网应用和金融服务的使用上存在显著鸿沟，使用率普遍偏低[11]。有研究数据表明，老年家庭中持有风险性金融资产的占比仅从 2017 年的 3.09% 上升至 2019 年的 10.01%，虽然有所改善，但整体参与率仍然很低[6]。这背后既有技能的障碍，更有深层次的认知壁垒和心理抗拒。他们习惯于“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体存单和纸质合同，偏好低风险但低收入的银行存款，对于虚拟账户和线上协议缺乏天然的信任感和安全感，这使得他们从一开始就将数字化的养老金融服务拒之门外。

3.2. 技能层面：难以独立完成线上操作

从技能层面来看，部分人群尤其是老年人和低教育水平者，无法独立完成基本的数字金融操作，这是最直接的障碍。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的数据显示，截至 2021 年 12 月，我国 60 岁以上老年群体的互联网普及率仅为 43.2%，与总体互联网普及率 73% 相比存在较大差距[11]。即便已经“触网”的老年人，也大多停留在浏览新闻、收发微信等基础功能上，能够熟练使用手机银行、理财 APP 等进行操作的占比并不高。这里的技能障碍是多层次的：首先是设备操作层面的困难，比如不熟悉触屏操作逻辑、记不住密码、看不清验证码；其次是流程理解层面的困难，比如搞不清楚购买理财产品需要经过哪些步骤、不明白“风险测评”是做什么用的；再次是问题应对层面的困难，比如遇到操作卡顿或报错提示时不知道如何处理，也不敢轻易点击“联系客服”。这些技能上的不足，使得即便他们有参与养老金融的意愿，也往往因为无法独立完成线上操作而被“卡在门口”，最终只能放弃或者依赖子女代办，而后者又涉及家庭代际沟通和隐私边界的问题。

3.3. 信任层面：对平台安全与资金保障的担忧

从信任层面来看，用户对数字养老金融服务的普遍担忧集中在隐私泄露、资金安全和平台可靠性上，这种信任危机是制约数字化养老金融服务普及的深层原因。用户普遍担忧个人隐私信息在数字平台上的安全性，害怕身份证、银行卡、手机号等敏感信息被泄露或滥用。同时，对平台运营的透明度和公正性也心存疑虑，担心平台存在虚假宣传、诱导消费、隐瞒风险等问题。近年来，一些互联网理财平台的风险负面事件，更是加剧了公众的这种不信任感，更是在老年群体中形成了广泛的警惕心理。这种警惕虽然是必要的，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泛化成了对所有线上金融服务的排斥。对于需要长期投入、关乎未来生活保障的养老金而言，这种信任的缺失是致命的。如果不能建立起一个让用户安心、放心的数字金融环境，那么通过数字技术赋能家庭养老规划便无从谈起。有研究指出，老年群体在使用数字产品时更容易出现个人信息泄露问题，部分数字产品设计存在诱导消费的套路，甚至成为网络诈骗侵害的对象[11]。

3.4. 制度与环境层面：适老设计差与相关培训不到位

从制度与环境层面来看，数字养老金融产品的设计缺乏适老化考虑，政策宣传和金融教育的覆盖面

不足，这些问题制约了数字素养提升和家庭养老规划能力之间的良性互动。当前，许多数字养老金融产品的设计仍然沿用服务年轻人的互联网思维，界面设计复杂、功能繁多、文字说明过小、专业术语晦涩，严重缺乏对中老年用户使用习惯和认知特点的关照，即所谓的“适老化”设计不足。操作流程中的频繁跳转、复杂的验证环节，都给老年用户带来了极大的不便[9]。虽然有部分平台推出了“老年版”或“关怀版”界面，但往往只是简单放大了字体，在操作逻辑和流程设计上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善。与此同时，面向中老年人的数字金融教育培训还远远不够。社区、老年大学虽然有时会组织相关培训，但大多是零散的、一次性的活动，缺乏系统性和持续性。培训内容也多停留在“如何使用微信”等基础层面，专门针对如何运用数字工具进行养老规划的培训非常少见。有研究建议，政府、银行、保险公司等多方应协同推进数字金融知识的普及教育，但目前这种协同机制尚未真正建立起来[1]。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四个层面的困境并不是各自独立的，它们之间存在着相互强化的关系。认知层面的不足会加剧技能学习的困难，技能层面的障碍又会强化不安全感，信任层面的缺失会降低学习和尝试的意愿，而制度环境的不完善则使得其他三个层面的问题更加难以解决。这种困境的“锁定效应”，使得很多中老年居民长期处于数字化养老金融服务的“局外人”状态，难以享受到数字技术带来的便利和红利[12]。

4. 提升数字素养促进家庭做好养老规划的实践策略

面对上述困境，需要从多个维度同时发力，构建一个系统性的解决方案。任何单一措施都难以打破困境的锁定效应，只有政府、市场、社会、家庭多方协同，教育、设计、监管、激励多管齐下，才能真正推动数字素养提升和家庭养老规划能力的良性互动。

4.1. 构建分层分类、覆盖广泛的数字素养教育体系

在数字素养教育方面，需要建立覆盖广泛、内容精准、形式灵活的教育培训体系，重点帮助居民掌握利用数字工具进行养老规划的知识与技能。首先要解决的是“谁来教”的问题。政府层面，可以由民政部门牵头，联合教育部门、金融监管部门，制定数字养老金融教育的指导纲要和培训标准；金融机构层面，银行、保险公司可以依托网点资源，定期开展面向中老年人的数字金融知识讲座和实操指导或线上课程；社区层面，可以利用社区活动中心、老年之家等场所，组织小班化、互动式的培训活动，特别要关注农村地区、低收入群体等数字素养的薄弱环节，通过“送教上门”、设立流动服务站等方式，确保教育资源的公平可及[13][14]；高校和志愿者组织也可以发挥积极作用，动员大学生志愿者开展“数字反哺”活动。其次是“教什么”的问题。培训内容不能停留在泛泛的概念介绍，而要紧密结合中老年人实际进行养老规划的需求和使用场景，包括基础操作技能，手机银行下载安装、账户注册登录、密码管理等；产品认知能力，如何看懂理财产品说明、如何区分存款和保险、如何计算预期收益等；风险识别能力，如何识别非法集资、如何防范电信诈骗、如何核实平台资质等；问题应对能力，如遇到操作问题如何联系客服、发现异常交易如何处理等。再次是“怎么教”的问题。考虑到中老年学习者的特点，培训应采用“做中学”的方式，减少理论讲授，增加实操练习；教材应图文并茂、字体放大、语言通俗[15]。

4.2. 推动数字产品养老平台的“适老化”与人性化设计改造

要让产品变得“好用”“易用”“敢用”。所谓“好用”，是指产品的核心功能能够满足中老年用户的养老金融需求，比如稳健增值、灵活支取、长期保障等。这就要求金融机构在产品阶段就充分考虑目标用户的需求特征，而不是把针对年轻人的产品简单改头换面就推给老年群体。所谓“易用”，是指产品的操作界面和流程要充分考虑中老年用户的认知特点和身体条件，包括界面字体放大、对比度提

高、按钮尺寸加大；操作流程简化、确认步骤清晰、错误提示友好等；增加语音导航和语音输入功能，方便视力不佳或打字困难的用户；提供人工客服的快速接入通道，在智能客服解决不了问题时能够及时转接人工。当前智慧养老设备普遍存在操作复杂、适老化设计不足的问题，导致许多老年人被排除在养老金融数字化服务之外[16][17]。改变这一现状，需要金融机构真正将“用户中心”理念落到实处。所谓“敢用”，是指产品要让用户感到安全可信。这就要求平台在隐私保护、资金安全、信息披露等方面做到透明规范。比如，在收集用户信息时明确告知用途并获得授权，在交易关键环节设置二次确认，在产品说明中突出风险提示而不是用极小的字体放在角落里，建立便捷的投诉和纠纷解决渠道等。

4.3. 构建安全可靠的对理财平台的信任机制

信任的建立离不开强有力的制度保障。一方面，监管部门需要加强对数字理财平台的准入审核与持续监管，严厉打击无牌照经营、虚假宣传、非法集资等违法违规行为，并定期向社会公布合规平台名单，为用户提供权威指引。另一方面，要加快完善数据安全与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法规体系，明确平台在数据采集、存储、使用等环节的责任与义务，建立健全用户隐私保护和资金安全保障机制，比如推广更为可靠的多因素认证、设立交易异常监测系统等。同时，可以鼓励发展独立的第三方评级机构，对数字养老金融产品和平台进行客观评估，并建立公开透明的用户评价与反馈机制，利用市场的力量倒逼平台提升服务质量与可信度。

4.4. 强化政策的引导、激励与兜底作用

综合运用财政、税收、监管等多种政策工具，形成正向激励和有效约束，引导家庭利用数字金融服务完善养老规划。一方面，激励金融机构开发更多门槛低、风险可控、收益稳健，适合中低收入家庭配置的普惠型数字养老金融产品。另一方面，对居民参与数字养老金融给予直接激励，如对个人养老金账户的缴费给予税收递延优惠，对低收入群体的养老储蓄给予一定的现金补贴等。此外，应大力推广政府主导的公共服务平台，优化官方 APP 的功能和体验，使其成为安全、便捷、可信的数字养老金融服务入口，带动整个行业的标准提升。

4.5. 坚持线上线下融合，保留传统服务渠道

在鼓励推广数字化新技术、新方式的同时，要保留老年人熟悉的传统服务方式，做好传统服务和数字服务结合工作[5]。提升数字素养促进家庭做好养老规划，不能简单理解为“教会老年人用手机买理财”，而本质是如何在数字化时代保障老年群体的金融福祉和社会权利。因此，在推进数字化的同时，必须保留必要的线下服务渠道。对于那些确实无法或不愿使用数字服务的老年人，他们仍然应该有平等的机会获得养老金融服务。因此，要构建的是一个线上线下融合、数字人工互补的服务体系，而不是用数字化完全替代传统服务。

5. 结语

本研究通过梳理数字素养影响家庭养老规划的内在逻辑，剖析当前面临的现实困境，并提出系统性的实践策略，旨在强调提升全民数字素养对于促进家庭科学养老规划的极端重要性。在数字技术与人口老龄化两大趋势的交汇点上，数字素养已不再是一项“锦上添花”的附加技能，而是关系到亿万家庭能否有效利用金融工具规划晚年生活、实现体面养老的“关键能力”。这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或经济问题，更是一个关乎社会公平和代际正义的民生问题。这需要一个超越单一部门、单一行业的宏观视角和协同治理框架。未来，随着我国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和数字技术持续迭代，如何让数字化真正惠及每一位老年人，将是社会各界需要共同回答的时代命题。

参考文献

- [1] 罗强强, 郑莉娟, 郭文山, 等. “银发族”的数字化生存: 数字素养对老年人数字获得感的影响机制[J]. 图书馆论坛, 2023, 43(5): 130-139.
- [2] 陈明明, 陈雨. 中国居民数字素养的基本内涵、水平测度及结构特征[J]. 电子政务, 2024(9): 91-101.
- [3] 钱锐. 人格特征、金融素养与养老规划的关系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南京: 东南大学, 2017.
- [4] 邹新月, 张锦鸿, 喻丽娜. 数字素养与中老年养老保险购买意愿[J]. 广东财经大学学报, 2025, 40(3): 40-53.
- [5] 周才云, 黄木菲. 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养老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J]. 金融发展研究, 2026(2): 68-80.
- [6] 朱文佩, 林义. 老年数字鸿沟抑制了家庭养老金融资产配置吗? [J]. 消费经济, 2024, 40(3): 75-87.
- [7] 张金林, 董小凡, 李健. 数字普惠金融能否推进共同富裕?——基于微观家庭数据的经验研究[J]. 财经研究, 2022, 48(7): 4-17, 123.
- [8] 李红梅, 张子棋, 郭金龙. 金融素养、风险偏好与我国老年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效率关系研究[J]. 价格理论与实践, 2023(11): 202-208.
- [9] 胡继晔, 张泽睿. “十五五”时期数字赋能养老金融高质量发展研究[J]. 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5, 27(6): 71-85.
- [10] 徐文洋, 俞世伟. 治理现代化视域下老年群体的数字社会排斥与消解[J].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30(3): 306-318.
- [11] 尹艳红. 数字治理助力养老服务的困境与策略[J]. 行政管理改革, 2023(6): 44-54.
- [12] 陆杰华, 韦晓丹. 老年数字鸿沟治理的分析框架、理念及其路径选择——基于数字鸿沟与知沟理论视角[J]. 人口研究, 2021, 45(3): 17-30.
- [13] 金牛, 刘晓娇. 发展银发经济: 从经济适老化改革到老年人福祉增进[J]. 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6, 44(1): 1-11.
- [14] 星焱. 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的“红利”与“鸿沟” [J]. 经济学家, 2021(2): 102-111.
- [15] 宋效军, 黄颖斐, 邓钰欣. 中国养老金融发展的规模测算与实施路径研究[J]. 金融监管研究, 2025(2): 56-73.
- [16] 王海军, 王永明, 王业斌. 数字技能能否缓解老年人的金融排斥[J]. 金融监管研究, 2023(8): 22-45.
- [17] 陈敏安. 加快适老化金融服务创新[J]. 中国金融, 2023(1): 87-88.